

北京史论文集

北京史论文集



BEIJINGSHI LUNWENJI

北京史研究会编印

一九八〇年·北京

京

K291/5

K291/5

北京史论文集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33444

北京史研究会编印

一九八〇年九月·北京



833444

目 录

召公封燕及燕都考·····	常 征 (1)
北京地方历史文献的源流及其现状·····	王灿炽 (13)
继承古代史学遗产 编写新型北京通史·····	周 雷 (21)
关于北京先秦史的几个问题·····	徐自强 (32)
燕国历史溯源与夏家店下、上层文化·····	王采枚 (47)
琉璃河商周遗址为周初燕都说·····	郭 仁 田敬东 (61)
从马王堆帛书看纵横家苏秦·····	张 宁 (67)
唐良乡城与史思明墓·····	赵其昌 (72)
略论我国古代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各族对北京发展的贡献·····	崔文印 (76)
辽代南京(燕京)的历史地位·····	王 玲 毛希圣 (80)
公元一〇五七年北京地震·····	于 杰 吴跃利 (87)
“中都时代”——京西北园林的奠基时代·····	洪 源 (93)
金正隆二年银铤初探·····	鲁 琪 (96)
金蒲察胡沙墓志铭考释·····	齐 心 (101)
耶律楚材对元初政治的影响·····	李桂枝 (106)
记“钞纸局中书户部分官题名记”·····	喻 震 (111)
朱元璋夺取元大都之战·····	杨西岩 (116)
明初营建北京始于永乐十五年六月考·····	王剑英 (121)
论明代保卫北京的民族英雄袁崇焕·····	阎崇年 (128)
试论皇太极四打北京·····	富 丽 (140)
清初在北京地区的圈地·····	雷大受 (152)
曹雪芹与北京·····	顾平旦 (158)
清代和珅在京家产考实·····	商 全 (161)
试谈对林清的评价·····	叶网春 (167)
清嘉道间北京宣南诗社考略·····	陈致宽 (173)

论北京地区义和团运动高潮的兴起与衰落·····	魏开肇 (177)
北京工人的觉醒·····	燕天诒 (185)
六十年前毛泽东同志与驱张运动在北京·····	吴元贞 (193)
毛泽东同志在北京与驱张运动·····	梁志成 (201)
李大钊、周恩来建党前的往来·····	李秀兰 (205)
北京“三·一八”惨案·····	毛德金 (207)
抗战前夕刘少奇同志在平津工作期间的重大贡献·····	赵庚奇 梁湘汉 (213)
记密云县苍术会四十八烈士·····	杜荫萱 (220)
历史上的东安市场·····	宗秉超 (221)
房山石经述略·····	吴梦麟 (233)
昌平的河流·····	于长泰 (240)
恭王府及花园·····	赵 迅 (245)
清代翰林花园考略·····	郑 珂 (252)
颐和园修建年代考·····	王道成 (257)
卢沟因何以“晓月”著称? ·····	李登科 (262)
《北京市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	李宝田 (266)

后 记

召公封燕及燕都考

—兼辨燕山、燕易王、燕昭王

常 征

《史记·周本纪》：

“武王…封黄帝之后于祝，封帝尧之后于蓟”。

同书《乐书》孔子答宾牟贾：

“武王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

祝国故地，《史记正义》谓即《汉书·地理志》平原郡祝阿县，同时又据《左传》指以为祝其。

按：祝阿位今东阿县附近，当时省称并不作祝，而作“阿”。如《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称孙臆“生于阿鄆之间”，同书《田完敬仲世家》载齐威王有“阿大夫”。故，祝阿后世单称“阿城”，其所产著名中药驴皮胶因号“阿胶”。此祝阿当非祝国。而祝其，《左传》谓即孔子相鲁定公会齐景公之夹谷，司马彪《郡国志》指其城在夹谷东北侧，约当今博山县境，服虔注《左传》则指以为东海郡祝其县，位今临沂东南，羽山之北。考祝国于周平王三年（公元前768年）为齐庄公所灭，事见《竹书纪年》。于时，齐境南止于穆陵，穆陵位今临朐县境，在沂山、鲁山之际。而汉东海郡治今临沂，尚居祝其县北，庄公安得跨越鲁、莒两国而远至沂水、沭河下游灭人之邦？服说自误，当依《左传》。《左传》夹谷之祝其，边鲁而近莱，是以齐人欲使莱夷之兵临会劫鲁定公，而为孔子所斥责（见《左传》定十年）。

祝国亡后，其民一部被迁于“阿”，故阿城得称“祝阿”，一部避此南逃至羽山下结邑而居，仍奉故号，秦汉因得于东海郡置祝其县。

蓟国之地，虽无歧说，然太史公谓封于“尧后”，孔子谓封于“黄帝后”，亦不同。孔子去武王之世未远，说似可从，而黄帝一系诸氏族为首之部落联盟瓦解后，其后裔多在山东地区，尧后裔及其父族唐氏、母族庆都氏则盛于《禹贡》冀州②。据此而论，似仍以《周本纪》为是。尧后裔及其亲族聚居之完县、唐县、望都、曲阳等地，有水曰唐河，古代亦号“沕夷水”，而北京地区有“温榆河”，温馀为沕夷之谐音，此名可能便是因为尧族后裔迁居而携来（山川地名随居民迁徙而俱迁，古代习见）。按皇甫谧《帝王世纪》，尧族“祁姓”，或加其母族伊姓而作“伊祁氏”。蓟字与鄆字或即为祁字之通假。《国语》胥臣言，黄帝之族廿五宗，其得姓者十四，祁为其一。就此而言，尧虽亦可称黄帝后，蓟地封于尧后或黄帝后亦不矛盾，然尧后之说更为贴切。

尧后裔蓟国，据说系因蓟丘而名。蓟丘之“丘”，虽可解“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之丘一井、邑及丘为古代居民编制单位，引申其义可称居民点。而远古居民结聚必选临水高地，故同商丘、老丘、帝丘、楚丘、邢丘、顿丘、沈丘、任丘、黎丘等等一样，蓟丘也当释为上建聚落之高丘。其所临河川，《水经注》称之为蓟水，故道约在今玉渊潭上下。从《水经注》来看，今世史家都指蓟丘在北京外城西北部，即宣武门一线之南，是可信的。蓟城之北门楼

筑此丘上，此北门因号“蓟门”。古谓楼观曰“台”，而蓟城后为燕都，蓟北楼因亦称为“燕台”，如开元诗人祖咏《望蓟门》诗，即有“燕台一望客心惊，笳鼓喧喧汉将营，…沙场烽火连胡月，海畔云山拥蓟城”之句。陈子昂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题名《登幽州台歌》，为其从军北征契丹大酋长李尽忠时登临此台而作，则因蓟城汉后久为幽州治所，燕台或蓟北楼亦号曰“幽州台”。《水经注》作者酈道元为北魏人，其所记蓟城白为两汉蓟城，而两汉蓟城即为先秦蓟城故址。《注》称该城西望“西湖”，南临“洗马沟”，东、北各近“高粱河”。西湖大约便是今日莲池，洗马沟盖即源出西湖之莲池河。高粱河上承车箱渠为今紫竹院、白石桥、动物园、展览馆东流之河，其故道约经积水潭、后海、沙滩一线东南注于凉水河（该河曾为永定河即瀑水故道之一段，魏上地记称之曰清泉河）。就此而言，酈氏谓蓟丘在古蓟城之西北部，其城区位置是大致可以推寻的。《注》载蓟城，固非周封，而其城址则至辽基本未改。此城，尧后蓟国、召公后裔燕侯以及燕王韩广、臧荼、卢绾、刘建、刘泽、刘旦、彭宠、曹宇、司马机与鲜卑族酋长慕容皝等皆曾以为都。汉以来即使不建侯王于该城，该城亦为北方总镇。五代石晋没入辽，辽帝国建五京，以该城为南京。从韩国嗣、耶律休哥等重臣历为南京留守来看，南京实为辽首都上京临潢之副。金王朝完颜亮（即古小说《三言》中所谓之海陵王）自沈阳地区迁都于此，号曰中都，城隍西南两面虽加扩展，旧蓟城仍大致在中。元世祖忽必烈建大都于其北，金中都虽废，明成祖营建北平城仍将其地围入外城。故，言蓟国可指今北京。

一、召公始封不在河北

解史者历来皆以为蓟城亦召公燕国所都，而不明一城何以封二国。唐开元中张守节作《史记正义》，注《周本纪》“封帝尧之后于蓟…封召公奭于燕”之文，始因通其说云：

“周封，以五等之爵。燕蓟二国俱武王立，因燕山、蓟丘为名。其地足以立（二）国。

蓟微燕盛，（燕）乃并蓟居之，蓟名遂绝焉。今幽州蓟县，故燕国也。”

按，公侯伯子男五等封爵，并非周制。周制，男为王之内臣，子为对蛮夷君长之称，位虽稍卑，亦称诸侯（通谓“子男之国”）公伯则为诸侯卿大夫尊美之称，并不关乎等级，如郑桓公、武公、庄公等亦称郑伯，而《左传》曰“郑伯，男也”，即为其证。张氏执五爵说，意不过在于说明燕、蓟皆方不足百里之小邦，因得并居一城而已。实则，周之诸侯始封尽管境土不广者甚多，其小者领地相当今半县或数乡，而两国共居一城则决无其例。《周本纪》述召公封燕，并未言其都蓟。《燕世家》称其国曰“北燕”，如宋衷所言，亦仅示与南燕相别异，仍未涉及都蓟问题。且燕山之名后起，蓟国不亡于燕，皆不能证成张说。然此说一倡，竟风靡千载，疑之者如顾炎武亦仅以召公、黄帝同为姬姓之理由，指黄帝后裔封蓟（据孔子说）者即是召公奭，仍不脱燕国初封在蓟之窠臼。

燕蓟同国说之所以产生，虽肇因于《史记》，《史记》述召公封燕与蓟国受封同在武王克殷之年，未曾指明“北燕”国于何地。这，只能说是粗疏，并非燕蓟同地证据。相反，太史公不书召公都蓟，恰证明他不以蓟燕同国为然。

顾炎武《京东考古录·考蓟》云：

“案先儒之说，以蓟与燕为一。…盖一地不容封二国，故疑召公即黄帝后，其不曰燕而曰蓟者，有南北二燕，故称其国都（蓟城）以明之”。

酈氏所谓“先儒说”，盖指前引孔子答宾牟贾问乐之言。孔子言封黄帝后于蓟，并未说

芻在何地，许慎《说文》阐释曰：

鄴，周封黄帝之后于契也，从邑（阝），契声，读若芻。上谷有鄴县”。

鄴，（《唐韻》读计，《集韻》通作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谓鄴即芻，“芻行而鄴废”。是许慎所说黄帝后裔鄴国即孔子所说之芻国。此国，东汉置以为鄴县（《后汉书·郡国志》作芻），文谓属上谷郡。东汉上谷郡治今昌平县，建武十五年并有广阳郡，而古芻城正在上谷郡辖区。故据许说孔子所称黄帝后裔芻国，即在今北京。郭沫若先生宗顾说，以为召公燕国为北京地区所固有，武王只是就地而封，以示羁縻而已。因为召公奭即“黄帝后”，封黄帝后于芻与封召公奭于燕，为一事。

此诸解释，不但直接违背《史记》之文，也甚不合于当时情事。

《燕世家》叙召公奭，并未言为黄帝后裔，而称其“与周同姓”。《帝王世纪》谓之为“文王庶子”，《尚书正义》虽辟之，以为文王十六子无召公奭，而其人出自周宗，则当属事实。“姓者生也”，既与周同姓，自然便是与周王族同其所生。如毕公高，《左传》谓为文王之子，太史公作《魏世家》亦称“魏之先，毕公高之后也，与周同姓”。且“周道亲亲”，武王一代最有地位的大臣凡三，即周公旦、召公奭、吕尚。周公旦为武王同母弟，吕尚虽姜姓而为成王岳父（王姜之父），召公奭尽管非武王兄弟，甚且可能不出自太王一系，然太王子孙而外，周之族人尚多，安知其人不与随、曾等诸姬同、始祖为太王父辈、祖辈或兄弟辈耶？黄帝之后固多姬姓，周代著名之驪山氏、狐氏即属其类，而太史公并不称其“与周同姓”，周人且视之为夷蛮，与召公之受亲重迥异。文王之世，虽号称天下“三分有二”而从牧野之战前夕汾水沿岸羌国、三门峡地区茅国、汉水沿岸卢、濮、彭、蜀及荆江之庸、微等国始归附的情形来看，其势力尚大致北不过黄河、东不逾淮潞。召公奭之国若远在黄河以北两千里之北京地区，南隔于殷人，焉得与周王发生从属关系而入为周臣？或以为伯夷、叔齐，孤竹国公子也，能相偕归周，召公奭自当亦可。然孤竹当时并非如孟子言居“北海之滨”即今卢龙县地区，而正是汾水中游邦国。其迁“北海”，乃属后事。

不止武王灭纣之前，召公奭非北京地区的邦君，即其国初封，也不在黄河以北，也不被称北燕。《古史考》言，召公初国为召邑，故曰“召公”。召邑或作邵，在今陕西武功县北，与周公旦初国之周城相近。武王灭纣是以小克大，并未并灭强大之殷族，由而便也不可能封殖周人邦国于殷人之境。于时，包括“庶殷”在内的殷人，主要聚居区除豫北之外，尚有山东、河北、山西之汾河河谷及上党地带。武王封纣子武庚于殷都朝歌使为诸侯，奉成汤之祀而统领原殷畿之殷人，使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三弟统属军一部，分屯邶、庸、卫三地以监之（是为“三监”）。除此之外，箕子仍居箕国（故城在今山西祁县阳邑村），微子仍居微国（故址在今徐州、萧县以北），即山东之蒲姑、奄人以及河北之北殷氏诸邦，也概仍其旧。故，武王迁建和封建少数同性及异性功臣国家，皆在上述地区以西南，如：

管叔鲜封管，国在今荣阳县境；

蔡叔度封蔡，国在今延津县境；

霍叔处封霍，国在今山西霍县；

曹叔振铎封曹，国在今河南灵宝（后迁定陶）；

康叔封康，国在今嵩山南坡；

毛叔郑封毛，国在今洛阳西南；

虢叔（文王弟）自今宝鸡迁封记水，仍称虢；

武王姊夫之陈国，位今淮阳。

此外，如雍在今沁阳，邴在济源，应在今叶县，原在今孟县，滕在今孟县，郇在今解县，杨在今霍山南，刘在今洛阳东，等等。即灭纣之元勋姜尚，初国也在今山西荣河县境故吕邑，因称“吕尚”（此城，春秋时晋大夫毕万子孙吕省、吕相、吕铎等亦尝食封，曾出土有“吕公钟”。周公旦迁国也在今河南鲁山县鲁山下，国因号“鲁”。

召公奭自召邑迁封于燕，安得与上述诸国不同而独远去今北京？

或问：蓟亦武王所封也，顾不在北京耶？何以召公不能？

曰：原殷王属邦而归周者，周人谓之“服国”，据《吕氏春秋》周初计达八百，蓟国即为其一。武王使之奉祀唐尧，隆崇其位，不过是予以正式承认，与当时神农氏后裔焦、纪、州、向，黄帝后裔祝，太昊氏后裔任、须句、颛臾，少昊氏后裔郯，奚仲后裔薛，颛顼氏后裔若、高阳，皋陶后裔英、六，舒、蓼，伯翳后裔江、黄，祝融后裔郅郛，夏禹后裔杞、鄫、灌、越等国同，其兴亡不为周王朝所系念。召公奭等周族国家则有异。割殷人境土封建周人国家，不但要引起已表归附的殷族反抗，深入怀有敌意的殷人丛中建国，更有被消灭从而动摇周王朝统治基础的危险。故，召公之国便也不能不同鲁、吕、蔡诸国一样，建置在周族势力前沿。其地，即今河南郾城县。

郾城为淮河源域大族夷人的发祥地之一。夷族之夷，为“乙”字同音通假。乙，或作乙，是燕子的古称，故《说文》曰：“乙，玄鸟也，齐鲁谓之乙，取其名自呼”。其字又复加鸟旁作𪚩，《广韵》曰“𪚩，燕也”，《尔雅释鸟》曰：“燕燕，𪚩。”故《史记秦本纪》注引索隐谓“女修，…吞𪚩子（燕卵）而生大业。”，视此，知夷人（原系一特定部落群，后世始衍为汉人对异族之通称）为鸟图腾部落的后裔，《诗·郑风》云：“既见君子，云乎不夷”，是夷有悦乐之义。《诗·小雅》云：“以燕天子”，“以燕乐嘉宾之心”，子夏答魏文侯曰：“宋音燕女而溺志”，则燕之与夷之义相通。而乐饮曰“宴”，安乐曰“宴”，《诗·卫风》所谓“言笑宴宴”，晏之与燕音义复相同。宴之初父作“晏”加表义之偏旁作𪚩、𪚪、𪚫等，故夷族后裔如徐、舒、英、六，皆自称𪚩姓，其族之发祥地也被呼为郾，或、晏、𪚩、𪚪。郾城（还有偃师）之得名也以此。召公迁此，其国因号曰𪚩（晏），通假即为“燕国”。由于国旧名“召”，𪚩（燕）国亦曾兼称为召。郾城县境占有“召陵”，或即召公𪚩国故墟。

召公始封既不在河北而在河南，其国称燕既缘迁国𪚩地，则其再迁河北而被称北燕，事必当在此以后。其契机，即为管蔡武庚之乱。

二、燕国北迁初都非蓟

武王灭纣六年死（此据《竹书纪年》），弟周公旦继位为天子。儒家尊美周公宗法，曲解其事，谓周公，仅摄行天子事。其所以如此，据说是由于成王尚在襁褓。。实则，据《礼记》文王世子说，“文王九十七而终，”终时武王已八十三；武王后父王十余年死，同书称其寿九十三（若据《纪年》则近百）。以近百岁之老翁，其子成王必不能甚幼，何况成王之下尚有弟应侯、韩侯、晋侯。可见史传关于“周公负成王南面以朝诸侯”说，难信。管蔡流言谓周公“将不利于孺子”，其“孺子”也不过是对晚辈的称呼而已，不能据此解成王为齠龄小儿。周公所定宗法中“立子以嫡，无嫡立长，年钧（均）以德，德钧（均）以卜”的父死子继的继承法，周公以前并未确立。那是因为周人立国周原时，还未脱离氏族社会末期的

家长奴役制阶段，如文王即尝“兼鞭作牧”，参加劳动。参加劳动与否，是区别家长奴役制之家长与奴隶社会奴隶主的重要标志，虽然两者在拥有奴隶这一点上相同。正因为周人灭商之前尚处在这样的社会阶段，实行的便不能不是父系家长制的“子长则析产易居”的习惯礼法。在这种制度下，只有少子最后留在父亲的家族中，父亲的产业和社会地位以及一切可以继承的东西，自然也只能由少子继承。孔子盛称“太伯三让国”为至德，就是不了解太王的周族大宗主地位，本应由少子季历承继。太伯之封东吴，仲雍之封雍，是从太王主持的周族中领受一部分属人，分宗立国于吴山（在今陕西陇县境）以东，或吴山以南的雍原（后迁环江以东之荆山，故其属民多为荆人），即为“析产易居”的一种形式，并非“让”国于少弟季历。作为这种继承制的一种补充，周人也实行“兄终弟及。”如据《汉书·古今人表》及《世本》，太王的曾祖高圉，即曾传位于弟夷琫（或作夷仲）祖亚圉亦曾传位于弟云都。嫡长子继承制虽自文王开始实行，也并不明确，如武王即非文王长子。故，周公旦继为天子并非礼法所不许。只是由于管、蔡在兄弟行中高于周公，他们不服并因此而发动内战，周公旦有憾于此，为消弭内争，始归位成王，并明定前引《左传》所说的那种继承法。儒者以后例前，乃属误解。果如所解，违反父死必须子继制度而篡窃天子位，大逆之罪也，成王何以竟许鲁国用天子礼乐、以天子礼祭周公？周公旦若果不曾为天子而仅行摄政以辅所谓“孺子”，成王之且恐不尽，又安得怨之，怒之，黜而逐之，逼之至死？

管蔡为乱，不得人心。其联结武庚，依恃敌人还危宗国，尤为周人所恶。故，乱起不逾年即为周公所诛放。而由于蒲姑、奄人、北殷氏诸邦及淮泗地区之淮夷，汾水地区之唐人，江汉淮南之南人（夏族支派有南氏后裔），皆乘势倡率叛乱，其中诸殷人邦国及淮夷曾攻陷郕邑（见《竹书纪年》），“南人乘象以战，为唐东夷”（见《吕氏春秋》），唐人亦所在攻略，周公旦不能不空国东出，广事扑讨。他派军追杀北逃之武庚，乘势击灭北殷氏诸国，而后灭奄国、蒲姑，南出江淮，征服淮夷，破灭南人，收服江南于越，回师北出，尽灭唐国。前后断续作战十年以上，始将三方大乱基本平定，五岑北麓之越裳氏，燕山地区之肃慎氏等也纳贡归附。至此，周王朝才实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统一之局。

周公旦作为统一江淮河汉流域的领导者，被周人视同圣人而与文武并列。他为巩固周王朝统治，在创制各种制度（即孔子所说的“周公之典”，亦即所谓“制礼作乐”）同时，便广事分封，于新收的殷人、淮夷、南人、唐人诸地，封建和迁建大批忠于王室的同姓和异姓贵族为诸侯，为王室屏藩据《吕氏春秋》，周初“服国八百”之外，有“封国四百”，新建之国中什九皆置于周公之手。其分封情况大致是：分全国为两区，曹许以西、汉水以北，包括今晋、陕、甘、宁、内蒙西南部及豫西，划为王邦，或曰王畿、王甸、王圻，此外曰“侯甸”或曰邦外、畿外、圻外。王甸与侯甸皆置诸侯，唯邦内者由周王直辖，称为“甸侯”，为王“内臣”，邦外者曰“元侯”，具有较大独立性。在这些诸侯中，分建若干“孟侯”一孟者，长也使各为一方诸侯（包括封国与服国）之长。其著名的方伯，齐、鲁、申、韩、唐（晋）、卫、巴（当然不止这些）。之外，即有召公的北燕。

齐国始封君吕尚，自山西荣河地区迁建于蒲姑人故地，因首都营丘（今临淄）濒天齐渊而改称齐国，统领泰山沂山以北、禹河以东南诸邦国。

鲁国始封君周公长子伯禽，自河南鲁山迁建于奄国故地，都曲阜，统领齐国以南以至淮上诸邦国。

卫国始封君康叔封，自嵩山之南迁建于武庚旧地，兼领有阎氏之土，都卫邑，改称卫国，统领齐鲁以西诸邦国。

原在巴山（今大别山）地区的巴国，易以姬姓周人（即所谓“宗姬”）为君，迁建于川东，都枳（今涪陵）或都巴州（今重庆）、平都（今酆都）、垫江等地，统领川黔鄂间诸邦国（见《华阳国志》）。

原居申山（今陕北白于山）地区的姜姓申侯，与其南邻韩侯（成王弟），分统今陕北、内蒙、宁夏间诸邦国，而唐侯都于唐人故地唐城（在今翼城浍水沿岸，其子迁都晋阳改称晋国），统领汾水流域诸邦国。

召公作为统领齐卫以北诸邦族的方伯，即在此时自河南酆城迁居河北。据《竹书纪年》，齐鲁东迁事在成王八年，唐韩之封在成王十年、十二年，召公迁国不得早于齐、鲁，亦不致晚于韩、唐。而此时，蓟国受武王之封已达十四五年，并未参与殷人叛乱，召公方将倚之为同盟以镇控殷人，焉得并其国而居其城耶？

周、召、吕尚为成王三上公，留朝分主政务，其封国皆由长子为侯。召公燕国，辖区中主要居民为亳人。亳，同音通假亦作蒲、博、番、潘、发（读泼）、番、鄱、勃等，蒲姑人即其同族。该族为殷人始祖契的父族亦为以殷人为首的部落集团主要成员。居地原与殷人一起在黄河中游，后世随殷人势力之扩展而分布四方。其南迁者曾远至江南、岭南，江西北部古称“番”，番南之彭蠡泽因得称为“鄱阳湖”，广州古代有番山，其域亦号番禺。其东迁者或居鲁南，或居鲁北，滕县是以古有蕃邑，而蒲姑（一作亳姑、蒲姑）即其遗部，北海亦因其人长期居临而名渤海。其北迁者因为亦以殷人自称，或名“北殷氏”，又因此殷亳人源出商丘，而商丘曾为太辰氏之墟，以国为氏复号“辰人”、“太辰”同音通假《周书王会》书之作“太尘”。近年藁城高台村发现之早期殷人墓葬，平谷、延庆、丰台、琉璃河、密云、兴隆、唐山等地出土之殷文物，都是该族所遗留。《史记·赵世家》注谓中山国最初之领导氏族为子姓，亦属殷人多居河北之例证。故《五帝本纪》述舜禹时北方居民，曰“山戎、发（亳）、息慎（肃慎），”状其政令所及曰“南抚交趾，北（抚）发。”《左传》载周景王大夫詹桓伯述周王朝疆域，亦曰“燕、亳（发）、肃慎，吾北土也”。河北安平县古有“下博”之邑，漳水下游古称“薄洛水”，有薄洛津，阜城古有“蒲领”县，东有“蒲头”（今作泊头），平山古称“蕃吾”或“蒲吾”，曲阳古号“蒲阴”，有“蒲阳山”“蒲阴水”，藁县之西有“博野”，徐水之东有“蒲城”，三河古名“博陆”，怀来古有“蕃城”，辽西有古地曰“潘汗”，辽东有“真番”，安新州村古名“衣（殷）城”，临“衣水”，蓟县有古地曰“殷留”，辽河沿岸有“上殷台”，河北大川沙河（古名濡水）、唐河（古名濡水）古代合流于望都、博野间时，亦以“博水”为号。即临蒲城之徐水雹河，傍博陆之京东鲍水，亦当属亳字衍化。正因河北为殷人或亳人丛集之区，武庚叛乱失败后始北逃以图据此与周相抗。北殷氏一亳人诸邦国为周军破后，大批北逃，经今承德、辽河地区展转进入朝鲜半岛，以辰人之名雄长其地。殷人尚白而以十二月为岁首，半岛居民衣饰亦尚白而曾用殷历，即属殷之迁人遗俗。留居原地者此后即与新迁入的朝鲜、孤竹及原地蓟国、肃慎等邦族一起，受召公燕国所统领。

朝鲜国始封君即前述之箕子。箕子避唐人之乱，与孤竹（或作狐厨）同自汾河沿岸东北迁，孤竹国竹居今北京之北，后迁青龙河下游，箕子立国于朝、鲜二水间——朝河即今潮白河，鲜水一名龙鲜水，为蓟运河古称。箕国取水以为名，因号朝鲜国。孤竹国君如同箕子，

也是殷人。应劭谓其姓墨胎氏，或作墨骀氏。骀与怡通（如诗“春风骀荡”即“春风怡荡”），而胎字从台，《史记序传》“诸吕不怡”即作“诸吕不台”，是胎亦通怡。故，余以为墨胎氏即殷族日夷氏之谐音。墨胎氏孤竹国与箕氏朝鲜国之被北迁，盖与微子封宋统领其本族以恭服周王之旨同。《史记·微子世家》言周王“不臣”箕子，不过是如同《左传》宋大夫乐大心所说“我（宋口）于周为客”，实际上箕子本人不但曾朝周而过殷墟，伤故国之亡作《麦秀之歌》，即晚至战国其后裔朝鲜侯仍思“讨燕以尊周室”（见《后汉书》）。这两个国家及蓟国、肃慎或迁或灭，事在山戎部落联盟兴起亦即入春秋以后。

三、燕山燕水与燕城

召公作为北方的方伯，其国既不都蓟，当在何所？据《太平寰宇记》，宜在今大石河沿岸。该书卷67良乡县云：

“在燕为中都，在汉为良乡县”。

按汉唐良乡县，治今窦店车站以西，然同书同卷易州条又说：

“废涑水县在州北四十二里，…周公封召公于此”。

唐之涑水废县，汉曰遒县。该城虽去故良乡县不远，究非一地，二者当以何者为是？从近年窦店西南数里发现之燕中都遗址来看，该城城内既有殷周之际墓葬，其创筑年代应在周初，易而言之即为召公之国北迁后新建。而新建此城之前其国既已迁来，则应有临时居地，其临时居邑应借原有城堡，此临时城堡，余以为即涑水沿岸之旧邑。若此种推度不悖于事理，《太平寰宇记》两说即并不矛盾，该两说最可注意之点是指召公北燕为“周公封”，非如《史记·燕世家》所谓“武王封召公于北燕”。周公主政在武王身后。亦可作本文前节断燕国北迁在成王之世证据。

《太平寰宇记》所说良乡境内之燕中都故址，位今董家林村，大石河畔。笔者七十年代中任教于河北大学历史系，曾两度赴发掘现场带学生参观实习。据负责发掘的考古工作者介绍，掩埋在董家林村周围耕地下之古城墙夯土遗迹，北面较为完整，南墙大都圯于河，东西两墙亦已残断。而由于西北、东南两墙角尚可依稀辨认，规模仍不难测知。从北墙长达八百五十米，南北墙相距六百米的情况看，城稍作长方形而周长约为今六里许。残留之墙基宽达四米，就此推似的较后世一般城墙略低。附近无残砖和石块，是其全部为黄土夯成，城外有引大石河为护壕的遗迹，全城据有两面（西、南）临河之高地，形势亦称险固。

该考古队在城中发现宫室所用西周绳纹瓦，并在该城东南二里一带黄土坡村周围发现大批墓葬，其中有大型墓葬数座，显系当时大贵族或诸侯所有。已出土的文物，仅镌有“匭侯”字样铭文者已不下十件，铭文中已发现的燕国贵族名字有“攸”“复”“董”“伯矩”“圉”等多人。“伯矩”是否为一代燕侯，不得而知，因为《世本》《燕世家》于燕侯之名多未记载，难以对证，而最重要的一件是《匭侯鼎》，其铭文云：

“匭侯令董饁大保于宗周。庚申，大保赏董贝。用（因）作大子癸宝尊彝”。文谓“大保”，即太保，亦即召公奭；召公奭曾身任周成王太保。是知文中匭侯即召公长子（元子），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卷三录有传世之《匭侯旨鼎》言：“匭侯旨初见事于宗周，王赏旨贝卅朋，用（因）作姒宝尊彝”。此匭侯是否名旨虽不得知，此鼎既铸在召公奭生年，则事当在成王十年以后，康王之前，其间共为卅年许，是燕国自涑水筑都邑于良乡县，正当成王之中后期。饁，与怡通亦或作锡、似、怡。读如怡。《诗·大雅》“董茶如怡”。《六书故》

以米蘖煎秫为目饴”。《周礼·天官·盐人》：王之膳羞共饴、盐”。《晋书·不崇传》：“王恺以饴澳釜”。据此，知饴即所谓饴，糖之一种，即今所谓“饴糖”。正缘饴即是糖，故语谓“甘之如饴”。饴与盐是重要的膳食佐料，僖侯派董奉致宗周（王京）召公奭所，故召公喜悦赏董以贝。董因铸此鼎，以纪荣宠。此鼎既关乎僖侯而发现于城址附近，此城之为燕国北迁初期之都，自无可疑。

由于燕国都此历十五世、三百数十年之久，而又历代为方伯，辖区广大，故《山海经》称之为“钜燕”，谓其西临之大坊山、百花山等曰“燕山”，谓该城所临之大石河（《水经注》曰“圣水”）曰“燕水”。并称燕山所出之珉玉曰“燕石”。

《说文》曰：“珉，美石，次玉”。《韵会》曰：“珉，似玉而非也”。《礼·玉藻》曰：“君子贵玉而贱珉”。《山海经》谓之曰“白珉”。是则所谓“珉玉”，即今所谓“汉白玉”。房（坊）山自来即以产汉白玉著称，大理所产之美石称“大理石”，房山所产之珉玉曰“燕石”，义理相同，是房山之称燕山信而有徵。徐才《宗国都城记》谓“周武王封召公奭于北燕，地在燕山之野，故国取名焉”。徐氏指燕国得名源自燕山，自属错误一应谓燕山得名源自燕国来居一然并未说燕山即今北京以东之燕山。

京东燕山，《国语》《管子》等称之为“卑耳山”。《山海经》名之曰“不咸山”，并谓为肃慎氏部落所居。（故该部落春秋之初北迁松花江沿岸后，亦称其新居之长白山曰“不咸山”，不咸即卑耳之谐音）。而《禹贡》则名之“碣石山”。碣石作为秦皇岛地区之山专名（《汉书·地理志》所谓大碣石山），乃战国以后事，其前所谓碣石，系指太行山北段群山。如《战国策》及《史记·苏秦列传》苏秦说燕文侯云：

“燕…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

于时燕之南境在东垣（后世亦曰恒州、常山），即今正定县，故《史记索隐》曰：

“碣石山在常山九门县。”

《禹贡》虽将碣石山飞狐口（涿源）以南至娘子关段分列而称恒山（汉避文帝讳亦作常山）其所谓碣石则仍指军都及其以东诸山，曰：

“道（导）九山：……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正因为古之燕山非今京东燕山，故《山海经》云：

“高是之山，滋水出焉，南流注于滹沱，滹水出焉，东流注于（黄）河。

又北三百里曰陆山，鄴水出焉，东流注于（黄）河。

又北二百里曰沂山，般水出焉，而东流注于（黄）河。

又北百二十里曰燕山，其山多燕石，燕水出焉，东流注于（黄）河。

又北五百里曰碣石之山，绳水出焉，而东流注于（黄）河。”

《经》所谓“高氏山”，《水经》作“高是山”，即今五台山。滋水发源其南坡，今名磁河，经新乐、灵寿下与沙河会流而称猪龙河，古代则尚注入滹沱河。同源此山之滹水，为古代与唐河合流共称滹水之沙河。所谓陆山，今名太白山，在灵邱，该山所出鄴水即今巨马河（鄴即巨马之急读），沂山所出般水，名雹河（雹与般，一声之转），或曰徐河，与鄴水同注古代黄河。燕山，前已言及即《水经注》大房（坊）山，燕水即圣水，今称大石河（石与圣为一声之转）。从高是（氏）山至房（坊）山，山行曲屈六百二十里（周里为今里二分之一强），益北山行五百里之碣石山，自当为今军都山。军都山系因军都县而得名，军都读如浑都，战国此县位今昌平境。其山发源之绳水，即今温榆河。温榆河《水经》本名“温余”

水，《辽史》始因温湿字相似而其水亦名“涿夷”而改书作“温馮”。其水下游曰潞水，而入古黄河，《经》称曰“绳”，乃“温馮”紧读之音。

据《山经》而论，古人本称军都山曰碣石；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言，邹衍至燕，燕昭王为筑“碣石宫”而师事之。《括地志》谓宫在“薊县西北卅里宁台之东”，与《乐毅报燕惠王书》所说元英、麇（读历）室相近，而慕容儁迁都薊城，筑宫亦以“碣石”为名（见清人顾云庵《燕京记》）。此两宫一在薊城西，一在薊城中，皆属军都山东麓。

卑耳、碣石东端之称燕山，不能早于战国，即战国以后司马迁作《货殖列传》，述薊城仍曰“勃（海）碣（石）之间一都会”解史者皆以后世燕山释召公燕国，故一见《宗国都城记》说“燕山之野”，即竟指今北京，而不留意燕山为房（坊）山之本名，召公北燕国曾都此燕山东野、大石河沿岸之燕城。

四、燕桓侯徙易与燕庄迁薊

《燕世家》云：

“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燕惠侯当周厉王奔彘、共和之时。惠侯卒，子僖侯立。是岁，周宣王初即位。僖侯卒，子顷侯立。顷侯二十年，周幽王为犬戎所杀”。

视此，知召公后十一世入春秋。顷侯之后为哀侯，相继者有郑侯、穆侯、宣侯。宣侯为十五世，与齐僖公同时。宣侯继位者为桓侯。《世本》曰：

“燕桓侯徙临易”。

临易，以濒易水而获称，省称曰易。易水，指今易水及其下游白沟河，及大清河。临易之城，《世本》未言何地，宋衷既谓即东汉河间国易县，则知在今雄县境。雄县之易，西汉虽曾属涿，与今易县同郡，然今易县两汉之世为故安县，而不名易。

桓侯所居雄县易城，据《水经注疏》在县北十五里，即东汉末世公孙瓒筑“易京楼”以拒袁绍之所，其所筑碣堡群即因位于燕桓侯“易京”故址而取名。今雄县城北有村曰管岗，管读瓒，管岗者，（公孙）瓒岗也，即公孙瓒易京楼故址。该城晋时尚在，赵王石虎伐薊城归，途经此城，患其坚峻，发卒二万人破毁之。该城之创建者为北殷氏，北殷氏破后属召公燕国，故燕国桓侯得以为都邑。

然则，燕桓侯何事竟弃三百数十年旧都燕城而迁此易城耶？参以《左传》及《齐太公世家》，知其国为山戎部落联盟所破。

山戎为燕国以西一古部落群，中心在今军都山以西蔚县、灵丘地区。其人经营山林狩猎及高山放牧业而行山居，被华族呼为“山戎”，本名则曰“无终”或作“无穷”，故后世灵丘、蔚县间筑城即曰“无终城”或曰“无穷城”。（见《史记·樊噲传》）。以山戎为首的部落联盟主要成员，除孤竹外尚有涉、貉、葭离、屠何等部落。

涉，读赫，亦作貉，后世或被译写为“乌丸”“乌桓”（皆貉字缓读）。如汉世以乌丸人为兵，即称“貉骑”。貉，亦作“貉耳”，为貉族分支，而葭离又属貉人分派。葭离也书作句丽、句龙、高丽，句骊、高句骊，者称亦可作离（如《山海经》即称曰离戎），别名又作离支、令支、令居。而与此三部不同族者屠何，则为鲜卑人。鲜卑人族姓屠何，后世支派繁兴，以部落之不同，亦被分别译为同音或音近之徒何、吐浑、秃发、拓跋、铁弗。屠何氏鲜卑与葭离、貉、貉等三族，殷商时代曾为陕北、陇东地区部落，与河伯冯逸氏之族相邻于龙门黄河（《山海经》）谓之曰“中极之渊”）两岸而有婚姻关系（《世本》言貉族及葭离

族酋长先人为河伯女所生），同为殷王朝属部。殷末为周所收服。成王六年大会诸侯于岐山之阳，鲜卑族酋长亦与会诸侯，事载《国语》。涉、貂、薰离三族则与燕京之同属于韩城地区之韩侯。因为他们居国王畿北部，故被周人呼为“北蛮”或“北戎”。事见《韩奕》之诗及金文《貉子卣》。西周季世共和时代，獫狁之羣者，部落集团自鄂尔多斯高原大举南侵，韩侯及上述诸族皆避地东迁今山西省境。韩侯作国于稷山，稷山因号“韩原”。屠何、涉、貂散布汾河以西北，今晋西南，燕京之戎与薰离分居管岑山、吕梁山，故管岑一号“燕京山”而吕梁古称“离山”（离戎因居近林胡，故《山海经》有“昔林人召离戎之君而朝之说”）。周宣王时，此诸族与中条山及汾水沿岸之“条戎（殷人支派，即《左传》祝鮀所谓“殷氏七族”之一）、“奔戎”（为河伯部落分支），“姜氏之戎”（即《牧誓》八国之羌）及陕西迁来的诸繇（亦即仇犹、豸由、畴吾、畴余、洹繇、珠余、涿邪、昭武、栗弋等）相率散周。周宣王与晋穆侯伐之，宣王屡败，竟丧其“南国之师”，穆侯则不断获胜。《竹书记年》称穆侯“败北戎于汾隰”即为与涉、貂、薰离、屠何、燕京之戎等作战。穆侯之子文侯（名仇）继位时，西周亡。东周平王命之为天下诸侯长，得专征伐，使秦襄公规复郿岐故地（即西周旧畿），“攻逐戎狄，得其地即有之”。他西向略地至于陕北“圜洛之间”并逐韩侯（见《竹书记年》）。涉貂、薰离、屠何各一般北走晋西北及河套地区，战国后期加入先以獫狁族人为王、后以羌族虚连氏为王的匈奴部落联盟国家，是即匈奴王国的大族须卜（速卜，即解卑）、句犁（句龙，或译丘林）及《赵世家》所说之“诸貉”。其余则随韩侯所部周族分别东迁。燕京之戎自为一都，越太行山出至今新乡、滑县地区，《春秋》称之曰“燕”，亦曰“北燕”，是即史传著名之“南燕”。涉、貂、薰离、屠何名一股与韩侯同迁恒山以东今河北北部。韩侯立国于蓟、燕、朝解之间，固安县古有“韩侯城”（后世讹称“寒号城”，在固安东南十八里，今名韩尧营）。屠何与薰离分布于今唐山一带有古地名陡河、令居、骊城，今文安、大城、任丘古有涉水、涉口，涉邑（汉改章武县，即今大城），曰貂邑（秦汉改莫县，后世称莫州或郑州，即今郑州村。《史记·赵世家》曾书之作“貂”城一狸亦读埋，即貂字同音假借）。《春秋》因故号亦书之作“北戎”。

南燕这一股北戎曾东侵鲁、宋，南侵许、郑，强盛而至于操纵曹侯、周王之废立，后与山东长狄、上党赤狄、河北及山西白狄诸部组成一大部落联盟，灭黎、灭邢、破卫，南出淮泗，与西进之淮夷，北进之楚人相呼应，几将黄河沿岸华族诸国消灭，造成《谷梁传》所说“南夷北狄交侵，中国不绝如线”的局面。在这个部落联盟中，南燕也居于领导地位，如其著名酋长酆舒，即曾为该联盟的副王（相，为晋景公所杀）。

差不多在此同时，涉、貂、薰离、屠何这一股“北戎”及其宗主韩侯，也与殷人国家孤竹、无终氏山戎结为另一部落联盟，而以山戎无终氏为首，是以《春秋》《左传》《齐世家》等或书之作“山戎”，或作“北戎”。这一部落联盟一经成立，便首先击灭蓟国，驱逐朝鲜，肃慎，围攻燕侯，并渡黄河攻略齐国。齐僖公赖郑庄公太子忽率诸侯之师援救，禽北戎酋长大良、少良而免于亡国，朝鲜侯、肃慎氏则弃国东逃一肃慎氏至今松花江沿岸，朝鲜侯逃居今辽河两岸。燕侯作为北方方伯，国力虽强也抵不住山戎进攻。宣侯死，燕城陷，其子桓侯不得不避居雄县之易城。

蓟国亡后，其遗民一部东去，故后世北京以东亦有蓟水和蓟邑（今蓟县），其故国则为韩侯所并。是以熟知北京地区故实之明代学者王肃、王夫之、顾炎武等，皆误指《诗·韩奕》“奕奕梁山”之陕西梁山（在韩城北），为今北京西郊石景山。

山戎、赤狄两大部落联盟及楚国的兴起，严重威胁着华族诸国的生存。周王室已无力改变这种危局而各国诸侯又皆难独立撑拒，历史要求建立新的统一的大国或国家集团，齐桓公作为这种国家集团的领袖，便应运而兴。他首先应燕庄公（桓侯子）请求，越黄河征伐山戎。收复燕城、薊城后，“束马悬车，登太行卑耳之山”，破山戎于桑乾河流域（今怀来县古有所谓“桓公城”，据说即因桓公屯营而得名），而后东出，屠灭孤竹（据汉明帝诏书说孤竹人被斩杀几尽），击破羹离，屠何，涉，貉等“滨海诸侯（三代部落君长也称诸侯）皆降”。齐桓公将涉人貉人作为俘虏大量迁入黄河之南。一部赠于鲁侯，是即后世孔子过泰山所见之貉（涉）人，亦即孟子所说邹鲁间农奴“大貉小貉”。一部置于齐地西部为编民，故聊城一带古有所谓“蛮城”，而《战国策》亦称齐地有“蛮貉”。其韩侯则从此离开中原，率其破败之余人展转东逃，最后至于朝鲜半岛，形成半岛著名之韩族。因吸收沿途及半岛居民之成分不同而分成三大部落集团，曰马韩、弁韩、辰韩，是谓“三韩”。半岛居民至今多姬姓，古代亦曾用周历以十一月为岁首，而三韩居地古亦有稷山，即为韩侯迁国消息。

山戎部落联盟既瓦解，齐桓公即割燕留城（在今安平县）以北予燕庄公，命他“恭贡于天子如成周时职……复修召公之法”，为此方诸侯长。时为燕庄公之廿八年。

总计自燕桓侯（在位共七年），元年至燕庄公廿八年，燕国失其都邑燕城达三十五年之久，由于城已为河水所毁，故此即废而不都。薊城之为燕都，是否始自庄公，不得而明，庄公受齐桓之命后不五年死，即使在这五年中迁都薊城，易城也常为燕国副都。如庄公后六世至文公，据《水经注》言其人即曾居易。这是由于当时燕国统治区主要在易水流域及其以南的缘故。即使按庄公迁薊算起，上去武王封薊国亦已达三百六七十年，三百余年中燕不都薊，安得有“并薊而居”之事？《燕世家》于此问题未作交代，乃是由于燕人未作纪录。正由于无翔实史录可凭，其述燕事因多明显错误。如述庄公云：

“燕庄公十六年，与宋卫共伐周惠王，惠王出奔温（今温县），立惠王弟颓为周王。十七年郑执燕仲父而内周惠王于周”。（《十二诸侯年表》同）。

燕仲父为南燕之君，其国姑姓，与燕庄公并不相干，而从此段记载来看，则与宋卫废惠王立太叔颓者，似是燕庄公。燕庄公史失其名，是否名“仲”虽不得而知，然其时彼方弃国逡巡遁逃易水上，自保尚且无力，焉得兴师两千里外南至洛邑干预周王室内争？《燕世家》的此种记载说明，早在西汉初期，博雅如司马迁，对失于载录的北方燕国故实也已不甚了了，后世史家误以为召公封燕初都在薊，自更不足怪。

五、易王、昭王、武阳城

燕庄公后十九世为文侯（与前节居易之文公非一）。文侯为一代重要国君。文侯之前，燕国基本上闭境自保，偶有纠葛也发生在燕齐之间，文侯即位，此种局面始有所改变。

燕文侯之前四十五年，魏文侯灭中山，燕文侯曾乘势取中山边齐之地。中山君逃死齐国，燕遂以今河间、安平、正定、曲阳一线与齐魏赵三国接境。齐威王于文侯六年攻燕，至薊下。燕军败齐师于洵水（今平谷县洵河），齐师遁逃出境。燕以得胜之师西越军都山围赵涿鹿。十年赵成侯东向报燕，败燕军于勺梁（今博野县境），越四年再攻燕至夏屋（今曲阳北），而魏军也乘势夺燕曲逆（今完县境）。廿年，中山桓公在其同盟者齐宣王支持下，逐魏人，复国居灵寿（今平山、灵寿间已由河北考古队发现其故城）。廿四年燕公子婴乘势夺魏东境，为魏军败于武垣（今河间境）。廿八年苏秦来，说以合纵之计，燕与三晋、齐、楚

联合制案，文侯才停止与南邻诸国争战。越一年，文侯死，齐宣王乘丧来伐，取十城。文侯太子立，《燕世家》书之作“易王”。《史记索隐》以为“易”乃谥号，然按谥法，“好更改旧曰易”，非褒词。易王其人如苏秦所说，以“弱燕之危主”，“覆齐三军”，苦战复国，竟强盛至于称王而与齐魏四敌，有功燕室，并非闇乱之君，不当蒙此恶谥。故，余以为其称“易王”与谥无关，而是由于薊城困于齐军、避都易城的缘故。昔周厉王避居彘邑临汾水，《韩奕》之诗及《竹书纪年》因谓之“汾王”，燕侯之称“易王”当与相类。

易王继位后十年称王，十二年死，子燕王哙立。燕王哙五年禅位相国子之，引发内乱。失位之太子平约齐为援，攻子之，为子之所杀（见《燕世家》注及《竹书纪年》），薊城大乱数月，死者数万人，州郡瓦解。齐湣王纳孟子议，倾国出兵，陷薊城图一举而并燕国，中山王也遣其司马贲（或译嫪）与齐相应而北略燕之易水南北。子之及燕王哙皆死，燕亡。赵武灵王患中山、齐国分燕，乃逆燕公子职于韩，立以为燕王。是为燕国史上著名之燕昭王。

《史记·赵世家》虽采旧说，谓“武灵王闻燕乱，乃召公子职于韩，立以为燕王，使乐池将兵送之”，而是时薊、易两城皆陷，太史公未言公子职归国都居何地，又不言是否燕昭王，是其亦不以昭王属之公子职。故，《燕世家》大书：“燕人共立太子平，是为燕昭王”。因为司马迁两存其说而又偏执太子平，致解者如裴駰，司马贞等皆误以为公子职“当是（赵）遥立而送之，事竟不就”。千载而下，议者亦多由此而斥《赵世家》说为虚谬。

日本学人泷川先生作《史记会注考证》，调停两世家说，谓“赵世家赵武灵王立公子职事，诸书皆不见，窃疑（其）为王时在（燕王）哙死之后，昭王未立之先。职立二年卒，而始立昭王也”。近人陈直先生撰《史记新证》则谓公子职与太子平为一入，其说云：

“予谓职与平当为燕昭王之一字一名。证之《周礼·天官·小宰》云：‘以官府之六职辨邦治，一曰治职以平邦国，以均万民，以节财用，’职与平字正相适应。”

清泷川与陈说固可弥缝赵、燕世家两说之矛盾，无如《史记索隐》称：年表云，君哙及太子、相子之皆死，《竹书》纪年又云，子之杀公子平”。太子平既死于子之之前，又安得后子之为燕昭王？

按，小校经阁金文卷十四有周代铜器铭曰：“郾王戡戈”（44页）；贞松堂集古遗文卷十二复录有铭文曰：“郾王戡”（4页）戡为职字省文，是则此“郾王戡”即当为公子职。太子平为亲齐者，齐军入境为其所邀，倘得齐人支持而立为燕王，当以齐为恩主，而燕昭王一生矢志报齐，有如勾践之卧薪尝胆，显与太子平不类。故，余以为燕昭王决非太子平，而为公子职；公子职与太子平亦非同人之一字一名。余闻之河北省考古队某君，解放后发掘武阳故城遗址，曾发现燕王兵器多件，一件铭文有“郾王职”字样，证以《水经注》言武阳城为燕昭王所筑，可知《赵世家》所述为得实。

公子职以武阳为中心，收合燕人，经三年苦战，终将中山、齐国击退，而后筑黄金台（宾馆）于武阳城稍北，卑身厚礼延揽天下豪俊，励精图治，终在十七年与赵武灵王分灭中山恢复旧疆。廿八年使客卿乐毅为上将军，统燕军及秦楚三晋军伐齐，取七十二城，几将齐国覆灭，燕昭王以此成为天下霸主。为纪念此种霸业，他改称易水曰霸水，筑霸台于水上，以彰南征将士之功。该霸台即后世之霸州城。

武阳城遗址今尚在，名曰武阳台。城在易县之东，濡水与北易水汇流处，三面际水为池，西接两水间肥沃平地，易守难攻。北易水源出武夫山而流迳武夫关，因号武水，城在濡水南、武水北，故曰“武阳”。《水经注》载，城东西廿里，南北十七里，周长七十四里。

魏里为今里五分之四，方之于今亦达六十里之广（据发掘者言，城分内外二区，内区为朝宫官廨，外区居工商）。故傅述述游赋云：

“出北蓟，历良乡，登金台，观武阳，两城辽廓，旧迹冥茫”（《水经注》引）。

由于该城规制较蓟城为壮，故燕昭王虽仍以蓟城为都，经国治军则多在武阳。武阳在南，南为下，因称“下都”，而谓蓟城曰“上都”。

燕昭王在位卅年死，子惠王继。惠王昏乱，废贤将乐毅致失亡齐之机。相国成安君操杀惠王，惠王子邀韩魏楚三国共击成安君于武阳而自立于蓟城，是为武成王。武成王以后，燕国因经略东胡，朝鲜，而不再都武阳。

东胡王国，是山戎部落联盟余部建立的一个部落联盟国家。先是，山戎部落联盟瓦解后，余部分为两股。一股由无终君卒领南逃恒山及忻定盆地，一股以涉君为首避居朝鲜以西承德地区，臣属燕侯。

无终与太原地区的代戎及自晋东南迁来的沃沮、徐吾及赤狄遗部为邻。代戎亦称大（读代）戎，《晋世家》“大戎狐姬生重耳”，说明其族为黄帝后裔姬姓之分派狐氏，晋文公重耳即其外甥，晋之名臣如狐毛、狐偃等亦其族人。沃沮《国语》省称曰“祖戎”，原居陕甘，金文《且子鼎》书之作“且”，《诗》或作“阻”，同音通假又作“苴”，皆读如居。该族西周王朝未建之前即已成为周人同盟者，其一部并曾迁居岐山及丰镐一带（故其地各有沮水），西周亡后或去陕南、川北，《华阳国志》名之曰“苴”，或东走汾水，是即晋献公登曲沃城“见祖氛”之祖戎。前一股苴人春秋战国之际为开明氏王朝之蜀王国所收服，后一股受晋献公侵迫，避入太行山归附潞氏为首之赤狄。徐吾读如余吾，或价由余（读由吾），为允字译音，属于允姓苗族支派，故《尚书》、《竹书纪年》、《周本纪》等又称之曰肇或茅（即苗）。该部落殷周之际居今三门峡两岸（其地黄河渡口因号“茅津”），为周王季历征服后，曾助武王伐纣，为著名的“牧誓八国”之一。两周之际受迫于虢公（西虢，治今陕西），亦归附上党之赤狄。赤狄部落联盟为晋景公所破，徐吾与祖戎及赤狄遗民皆避地太原，渐与代戎、山戎组为部落联盟而奉无终氏之君为首，“无终子”嘉父率之通好并朝服于晋悼公。晋悼公纳魏绛“和戎”计，利用诸族经营畜牧业及山林放牧狩猎业“贵货而易土”，习惯先以货贿收买其境上，而后聚败之太原。诸族北走今五台山、雁门山南北，共立代君为王，是即史传著名之代国。春秋末期，赵襄子诈杀代王，夺代王城（在今蔚县），诸族复北走今大同、张家口、承德、北京、唐山地区，归附燕国。其中沃沮分布在西，南隔雁门山与赵接境，《赵世家》或称之曰“黑姑”（姑，读居），无终、徐吾及代戎遗部在东，故今蓟县古有无终山，而相邻之玉田县古号无终。徐吾人所居徐无山，亦在今迁安县境，汉末田畴曾保据此山，导曹操出卢龙塞袭击乌桓。其大戎则渐与葭离人混合，故葭离人中后世颇有“大”姓。（而朝鲜半岛北部古亦曾号“带方”带方者，大方也）。

战国初期，燕国数为齐国所破，此诸族遂乘势与涉、貉、葭离、屠何诸族联合，共奉涉君为王，建为部落联盟国家，西侵赵，南侵齐，尽取今潮白河以东、军都山以西、北之燕地。前已言及，涉亦称貉，而涉、貉皆读如胡（曷、盍、何），故华族诸侯亦称涉王曰“胡王”。如汉代发现之胡王印，文曰“涉王之印”，小校经阁金文卷十四录汉虎符文曰“坐须萝国王”“右斗萝王”（萝，又作秒，与涉通），而赵武灵王“胡服”革制，《竹书纪年》亦作“貉服”。因为该国位居华族东方，燕赵人因呼之曰“东胡”，今民族学上之“通古斯”，即东胡之译音。又因为胡王国最先建大国统领中国北部高原及东北地区，故中原居民，后世